校興造記 附學則

ト 2
1750

ト2
1750
門 ト2
號 1750
巻
5-3d

國校興造記

夫禮義者所以維持風俗而恩威者所以勉勵士民也禮之與義固大且本也恩之與威豈亦可謾而忽焉哉吾

公夙夜兢兢以禮義自持而士民匱窮風俗陵夷愍然傷心之日久矣文政二年己卯之夏勃然發憤大行散財之政而下矯弊之令蓋欲恩威並行而風俗歸厚也於是命建國校於子城之東寛不敏忝總教之命與督學津阪孝綽實從執事孝綽掌經營之事考之往古參之列國以酌其宜獨大成殿以其隣而

宗國倣尾藩之制但節而半之不敢全擬焉越明年
成命講堂曰有造館取諸詩大雅也傍設養正寮所
以教育童生也四周置演武場凡二十八區弓堋馬
埒槍刀拳搏等榭悉具文武教師四十八員皆屬總
教學內扁額或以雲霄尊貴或以賢德盛政或以文
武才望或以儒雅名宿所以使闔藩人士尊戴而仰
望也春秋行釋奠之禮孝緯建議以黃備公菅公配
享左右以我　邦文學之所原也當時衆論紛然不
決
公斷從孝緯之請著爲定典說詳於其配享議此獨

異乎列國而所加厚也暮春之初卜吉開業諸士大
夫朝夕教場汲汲從事文武未期年而風俗大變蓋
教令既布師道既立而後人人知自勉勵君子不得
依違時勢小人不能因循風俗雖志有淺深務有勤
惰不復敢百般趣向千別嗜好也寬於是信上好是
物下必有甚而知先王之道無百世不行之理上誠
好之無時不可行此所謂人主造命者抑有時與勢
哉夫先王治國家之道必以學校爲先學校萬善之
本也程正叔有言治國家以正風俗得人材爲本司
馬君實亦謂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誠

哉此言也風俗不正則人材何由出學校不修則風俗何以正使國爲有道之國使士爲有道之士者無他學政修而禮義明也然積世之勢苟有興作不問其是否衆論紛紜事每以此寢

公之此舉唯斷以成是誠以其憂士民之深也上之憂下如此下之答上何得不勉力學遊藝心明忠孝身熟文武出爲干城之輔入爲腹心之佐此所以上報國家累世之澤而自家之計亦未有善於此者勉勉孜孜心無他岐之惑則驕奢淫佚無所由而起身立家安足以保其祖德而揚名後世一舉兩得計無

便於此者嗚呼其勉哉

公欲衆之一歸嚮摘取尚書周官學古入官以下十言親筆書榜揭之講座以代學規是誠士大夫之藥石寛不自量敢爲之解曰士大夫不學文武願入官者皆求幸也古語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凡上此堂而學聖賢之道遊諸秇榭以講文武之術皆所謂學古者學古所以成就入官之器也夫器有大小貴賤隨分以成之器成而後入官則大之臨政不迷小之莅事不煩必克果斷而固有後艱若夫寡陋卑薄墻面而立則不止職事不舉人君與誰治國家凡爲吾

公之臣者冀事斯語以展力國家不負
明上所望焉嗚呼恩威行而衆既知所嚮既知所嚮
而終始不變其志則庶幾風俗醇粹禮義之教施及
封疆之外寛憂國之心老而愈切又以此望於爾衆
士於是乎書

文政四年辛巳五月

津藩執政兼總教藤堂光寛謹撰

國校學則序

士大夫之業或武而不文若文而不武是病偏枯者
豈不惜哉必道藝竝脩文武彬彬乃爲全人矣隨陸
不武絳灌無文英雄負謗不尤惜乎總教大夫國校
學則爲是而作議論誠至教諭太切實士林藥石也
夫入學子弟熟讀佩服從事于斯人人文武兼備無
復偏枯之病士皆足治亂共用大夫各可入相出將
其爲
國家造就人材豈不彬彬盡美哉孝緯不敏承乏督
學因序以諗後進冀其有驗刮目以待之

文政七年歲次甲申冬至之日

東陽津阪孝綽撰

有造館學則

一有造館講經用漢唐注疏然不必墨守其義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嘗有宗派彼固執其所信而爭宗派者陋矣大抵漢儒注釋簡古然見道淺近而有固陋之失宋儒注釋詳密然窺聖高遠而有駁雜之弊與其詳而雜也寧簡而陋故姑從漢儒也又恐其有不備令講官折中諸家以補正之庶幾得聖人之旨矣若信其固陋而斥博聞者不翅賊夫人之子將奈聖經何可弗思哉

一我有造館之制有大異於他邦者其講道藝不偏言

文而必合言文武蓋世之教場所謂兼文武者大抵以講堂爲文場弓馬槍刀諸秇榭爲武場其所謂武者不過擊刺馳驟之技非我所謂武者我所謂武者與斯文相爲左右者也然則設整暇堂以講武學何也曰此特軍師講習其家書耳亦非我所謂武者而夫兵家或舉文武以自任或謂其武足以應治亂或謂其武與文左右皆不知道者也我所謂武者卽神聖之寶器而未嘗與斯文相離也蓋聖遠道喪異端並起舊章壞而神武之用廢矣故佩符持鉞司三軍之權者大抵非木强無文不知仁義之徒則姦雄簒

逆外飾仁義之賊也故其舉兵也徒在利己縱欲而不在宗社生民之安也甚者焚燎民居虜掠婦女殘暴慘毒無所不至此所謂率土地食人肉者民之災害可勝悲哉於是乎偏文之士深疾惡之引聖人徵仁義以攻之或以爲凶器或以爲狙術抵排掊擊不遺餘力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彼弄凶器行狙術者不知自焚誠不可不斥之也然疾之已甚則矯枉過激以失其正故黜武之言極而忘亂之弊生焉偏文之說浸潤漸漬浹人之腹中天下無知其非矣寛嘗有感於此泝源探本研究經傳竊以立言數

十年矣去歲國校開業之時臨講席以發其緒言云此館非獨爲成就文人學士而設必欲以成就文武有用之士也此卽聖人之道非寛之私言而公之所望於羣下也夫聖人之道者所以治天下國家也而天下有治亂其治也禮義以教萬姓其亂也征伐以討不憓是皆所以從變制之也此在彼則聖人之道在我則

皇祖神武之道我　邦上世無論王公大臣

皇后猶能征海外以討不庭後世學者不能知之以爲神聖之道文德而已何其繆也子貢問政孔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矣魯禦齊師冉有用戈以破齊軍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孔子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竝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孔門言兵明切如是而學者不屑武事流爲偏文之徒何也若夫衞靈公及孔文子共問軍旅而夫子不應者皆失其問也世儒不察謂孔子不學軍旅以此籍口以鼓其偏文之說噫亦謬矣夫子誠不知軍旅則何愼齊戰之有何請討陳恒之有苟用於世豈其垂拱爲東周乎不思之甚也寛嘗著聖武考證以易詩書春秋論語家語爲

徵以辨學者陷於偏文之弊文著軍旅聖模以明兵法悉備於聖經并貶兵家祖宗孫呉之謬嗚呼後世言兵者知讀戰策而不知講聖武兵家尚孫呉猶可矣學聖人者言兵輒師孫呉何也豈可與語王者神武之用乎蘓老泉有言曰孫武十三篇兵家舉尊以師之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知言哉故孫呉之言取以爲聖武之資可也師之不可也抑當師之者備於經典此我所謂聖武也周易師兵衆之象其爲卦坎下坤上坎險而坤順坎水而坤地地民之象也水兵之象也古者寓兵於農蓋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

一於至靜之中者也如孔子軍旅之妙好謀一句足以包括戰法之樞機而其深圖明畫詳于易傳師卦彖傳釋軍旅之紀律習坎彖傳示武備之要領而其至精至變悉在繫辭傳夫子不陽說之陰附於此者蓋聖人語常而不語變故託之微言以使人思而得之也是以偏文之徒讀之則徒覺文教之有餘耳夫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知兵法不外於聖經是亦非所謂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者耶誠能解神文聖武之義則必知經籍爲治亂之用矣

一後世學者偏文之弊終身從事筆硯曾不知刀槍之

技噫武技猶不能知而況於軍旅將畧之事乎此其名則士而其實與醫卜爲伍者也其在承平則張口鼓舌以驚俗士文陣無敵筆揺五岳一旦有非常之事則畏縮震懾不知所措豈能當矢石兵刃之危及其國破城陷則束手爲賊所縛駢頭受戮無與兒女子異豈可謂大丈夫乎若夫逃避禍亂入山浮海以全其身其言雖高其行雖潔不能靖亂濟民則無用之人與異端方外之徒奚擇焉是無佗皆陷於偏文不知聖人治常變之義也

一昔周室衰王道微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戰國

之時邪説詖行有作孟子説仁義而楊墨之言熄後世學者以爲聖賢之極處余謂不然聖不得其位賢不得其時不得已而出於此也已何則雖有至德而不有至位則不能行聖人之極處也以至德居至位得行聖人之極處者獨堯與舜而已堯舜專以德化治天下然小之冠賊姦宄塞教梗化則五刑五流以黜罰之大之蠻夷猾夏苗民逆命則簡將發軍以致天討文武時措威德是布莫不得其宜堯舜猶不能廢威武況不若堯舜者乎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時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蓋使孔子得位

則發一號而亂臣賊子懼何必須春秋使孟子得勢則出一令而楊墨之言熄何必須辨論若教而不化令而不革則行天刑以正之孰敢不化是聖人四時之教春生秋殺行其極處者也故軍旅之奧備于聖經無有遺漏焉後世偏文之徒若聾若瞽不能求而得之可勝慨哉

一國校講筵雖一據聖武亦未廢兵家之言故依舊置軍師數員以使講其家書及戰策不學一流之法而聞聖武之要豪傑之士則能解之矣佗則不能也故初學不聞兵家之言則雖淺近之事不能解况於勝

敗之數乎且夫兵家之言雖有長短得失能捨其短而取其長何其不可也矧我 藩軍師講習有素而積時之勞俱爲有用之器且今奉承 國校之制以聞文武之大義則豈復有固執之弊耶然余有一言爲之戒者兵國之大事固執一家而不窺佗流則不能盡機變轉化之用故學者不得不博採諸説而較其得失此在爲師者能開弟子以渉獵他流也故師當恢其度量不設畛域於心若夫妒心陋見使弟子不得窺他而膠固其門將奈國事何可不思哉

一軍旅之事仁禮義信爲之本智略次之節制次之大

一原曠野彼我卜日接戰陣法方圓之利金鼔旌旗之約進退疾徐之法皆以其律先為不可勝而後為勝此所謂節制也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而機得謀當則勢節之妙如迅雷疾風之破山拔樹若然者陣法無所施金鼔無所用進退之法舉為長物敵人雖有策謀而不遑行故善制勝者善行無人之地用力少而見功大矣此所謂智略也霍嫖姚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故節制不如智略孟子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故智略不如仁禮義信然三者不備則非善之善者也我 邦名將長於節制者莫若武田信

玄長於智略者莫若源廷尉非唯二將然大凡戰國將士生於相斫之中頗能知之非唯將士然盜賊亦有能之者盜有大小小者終身不能免賊名大者至興家開國莊周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是也故其憑恃險阻構寨結營利則出不利則守以鹵掠行路通於山戰之術者也潛伏洲嶼乘風波之便變幻出没以刼奪舟船通於水戰之術者也故節制智略依仁義而施則為靖亂之主為利欲而用則為姦賊之雄故曰軍旅之事仁義為之本也

一余嘗有言曰孫呉以前無孫呉雖無孫呉方略之妙

一無所鈌也何者古昔王侯大夫未有不達文武者故
當時卿相入相出將春秋之衰猶然考於左氏可知
也古風已喪士大夫不以文武爲己任於是兵家者
起矣後世搢紳相踵蹈偏文之弊優游華侈以撥亂
之用舉付之兵家恬然不惜噫已不能守又假之於
人不亦蒙昧之甚乎宋李覯曰俾爾由庠序踐古人
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
大節使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此言良然
然如偏文之士雖慷慨赴死不能盡其道也當緩急
之際尫弱不中用終身之學一無所施假令其言感

動天地哭泣鬼神無益於存亡之數也夫人事與天
地參而文與武猶如其有陰陽陰陽不可偏廢則文
武亦不可偏廢也此國校立教之極聖人復起必率
由斯道故曰士君子之爲學也在以文武爲己任此
非寛之私言在彼則堯舜孔子之道在我則
天祖神武之道
大神至聖其揆一 也竊自顧念承乏總教日夜戰兢
惟恐委任不效以辱
公之明今茲辛巳之夏因督學慫臾而撰國校興造
記越仲冬恭奉

公命以述此篇區區之心不顧癡騃諄諄不已此寛所以少報國家而大望於後進也

文政四年辛巳十一月

執政兼總教臣藤堂光寛謹撰

國校學則跋

吾

公創建國校非以粉飾太平將欲使闔藩人士兼修文武效致治之用總教溧齋君奉命撰此篇言之詳矣世之文士褒衣博帶筆硯之外不鮮一事輒曰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讀書著文則取青紫如拾地芥何以彼刺擊馳突爲武人者率胸無墨瀋蓬頭突鬢疾視扼腕曰天下惟有長槍大劍耳蠢彼書癡緩急何所用殊不知馬上不可治天下而一詩不能却敵之二者皆非也士大夫事君亂爲干城治爲腹

心文武偏廢奈何其可必也武如諸葛武侯不獨八
陣雄於天下二表亦足千古文如范文正公不獨文
章傑出於當時胸中自有數萬甲兵譬之四肢六體
完備無缺二公其人也若夫隨陸不武絳灌無文比
之偏枯至今世悠悠之士又何免乎攣跛瘻癘之疾
大夫抱扁倉之術憫然軫心徘徊顧望不肯望色而
走既向頂門下一針又且對症發藥殷勤鄭重醫治
備至如此篇則儼然傷寒金櫃其恵後進大矣狄梁
公有言云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謙於此篇亦
云但其言不厭煩教諭甚勤娓娓數千言謙初恨其

有造館藏

乏嚴嚴之氣今而思之父兄之於子弟愛之也深慮
之也周諄諄乎唯恐其不盡也
公一國之父總教一國之兄代父訓子以兄告弟義
亦當然詩不云乎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闔藩人士苟
以
公心為心以總教志為志則為文武之良臣矣若乃
因陋襲常護疾惡醫不止身為偏枯之人又何成
國家濟之美可弗思哉
文政七年甲申七月　有造館講官齋藤謙謹識

有造館藏